

扛炮声

□星袁蒙沂

我小时候盼年，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买鞭炮、放鞭炮。天黑后点上一小卷滴滴筋，闪着噼噼啪啪的火星子，到处追着鞭炮声疯跑的情景，已经深深地烙入脑海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这儿平时根本接触不到鞭炮。过年时鞭炮的种类也很单一，能买到的只是那种最最普通的爆竹，一根捻子，引进小竹节样的身体里，点燃捻子稍后就爆炸。若说区别，顶多就是纸色和大小不一样。

年前年后，小孩想放鞭炮只能偷偷地进行。没有爆竹，向大人要钱买是不可能的。只能趁大人不注意时，在自家蒜辫样成挂的爆竹上悄悄解下几个，装进衣兜里，装模作样带出门。那时村里有个代销店，也有爆竹卖，只是不敢去买。

如果实在偷不出也买不到，就得想非常招数了。听到哪家放鞭炮，就跑到刚燃放完鞭炮的地方找。有些鞭炮落地早，捻子还没燃尽，剩下半截或一点儿，落到地上栽灭了；有的鞭炮捻子和鞭炮主体的接口处太紧，把火卡灭了。在一地花花绿绿的碎纸屑中，像这样囿囿的鞭炮叫“哑炮”。拾到哑炮，接上或续上一个捻子后，照样可以燃放。

我们那时放鞭炮胆大包天，花样百出。好不容易弄来几个鞭炮，怎么玩才过瘾呢？忘了是谁出的馊主意了，我们把大人喝酒剩下的空瓶子找出来，在泥土里埋上半截，把爆竹点燃后塞进去就跑。随着“啪”的一声闷响，玻璃瓶爆裂四溅，碎片和泥土满天乱飞。有时瓶里还装上半瓶水，有时把鞭炮塞进雪堆里，有时是扣上个破铁盆，有时则压在石

头下，什么点子都有。其结果，不是水飞如雨就是雪似烟花，或者把破铁盆和小碎石掀上天！

那时，我姨哥在一帮小孩子中耍酷，手捏着爆竹燃放时扔得慢了些，五根手指全都炸掉半截。自那之后，我就很少燃放鞭炮了。逢年过节到土地庙上香烧纸，我都是把爆竹扔到一小堆干草中，点燃干草便远远跑开。

尽管燃放鞭炮很危险，那时我们这儿“扛(方言音 g à ng)炮声”却很盛行。除了小孩之间扛，大人们玩得更疯狂。我们管鞭炮叫“炮声”，“扛炮声”即放鞭炮比赛。

我们村西南面有个村庄，与我们只有一沟之隔。从腊月廿八到大年初三，沟两边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。我们这边都姓袁，沟那边的村里都姓程。两个村里的年轻人分立沟的两边，用燃放鞭炮来比赛。

“扛炮声”很危险，只有胆大心细、眼疾手快才行。沟那边点燃一个鞭炮，一扬手扔到空中，随着“啪”一声脆响，引起一阵哄笑。那边看热闹的人群，立马喊起来：“老袁家，来一个！”听到挑衅，沟这边的年轻人哪肯示弱，捏紧爆竹，烟头一触，手腕向上向外使劲一甩，一个鞭炮便“嗖”的一下，直钻高处。“啪”的一声脆响后，绽放出一团青烟，迅速弥漫，转瞬散去。听到响声，这边的人群也开始起哄，“老程家，再来一个！”就这样，你来我往，略带竞争意味的比赛一年年继续。

但记不清从何时起，这种花样百出的鞭炮燃放形式和扛炮声的比赛场面，随着我们那批小孩的长大，已经慢慢消失了。



扛炮声



打尖棒

□李赞

儿时的冬日，几乎天天玩一种游戏，叫打尖棒。后来听说有的地方叫打砵、打枷、打尖儿……但我觉得都不如我们这里的叫法形象生动。

尖棒是用一段拇指般粗细、中指般长短的圆木棒，把两头削尖，即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尖棒”，再找一块一尺多长的刀形木板做“打板”，就可喊上三五个伙伴较量一番了。

打尖棒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玩的时候，需选一块开阔的地带，要么是在村子外面的大路上，要么是在生产队的场院里。

是游戏就有规则，打尖棒也不例外。尖棒的玩法有多种，其中以“距离定输赢”最为常见。具体的玩法是：先用瓦片在地上画出一个一米见方的方框，两条对角线相连，这样就把方框平分为了大小相同的四个区间，以此区间的区号来决定每个人连续击打的次数。因玩时须由方框右侧向左击打，所以四个区间的优势也大小有别。根据难度和远近，上下相对的区间分别定为3号区和2号区，左右的则为4号区和1号区。发棒时，尖棒

落在哪个区间，就可根据区号连续击打几次。

画好方框，伙伴们便通过剪刀包袱锤来确定出场顺序。上场后，先将尖棒放置于方框右侧一抻长的地方，再用打板小心地敲击它一端的尖部，使尖棒弹起，落进框内。假若落在了3号区，那么你就具有了连续向前击打3次的资格。而这个区间，也正是你向前击打的起点。再次轻“砍”尖棒的一端，弹起后，迅速用打板猛力将它打向远处，紧接着落点，连续重复击打，最后你就凭自己的感觉目测一下距离，并报出一个数字，这称为“叫尖”。

其他伙伴便跑到终点，用你本人的打板倒着回向丈量。丈量时，边量边报数。最后一板最为关键，若是板的末端正好与方框的左边线重合，则你的得分就是丈量的板数；而如果打板压在线上，你就必须来个胯下敲“尖”。将尖棒放回原区间，执板的那只手斜向背后，从胯下前伸，再次进行敲击，蹦出方框外才算过关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否则，就谓之“瞎了”，判为零分，这是最让人懊恼的了。这一步难度非常大，我们叫这样为“猴挠”，实在贴切生动。

打尖棒具有较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，因而成为男孩子的首选游戏，几乎人人配备一副，藏在书包里，或者揣在棉袄中。有空的时候，就玩它一局。面对尖棒，双腿弯曲，屁股下蹲，瞄准尖部，吹跳起来，落入有利区间；再一鼓作气，迅速将打板向前猛抽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尖棒飞出几十米开外……动作舒展自如，观者齐声叫好。那架势，那气场，真叫一个酷，颇有几分舍我其谁的潇洒与豪迈！谁还计较什么输赢呢？



砸冰捉鱼趣无穷

□周东升

我家的老屋后面，是一片狭长的水塘，虽不算开阔，但因汇聚着大半个村子里的雨水，却也常年不涸。水塘东西走向，两端大而深，中间细且浅，就像一只硕大的宝葫芦，村里的人都叫它葫芦湾。正是这处不大的水塘，陪伴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寒假时节，正值隆冬，湾里结上了厚厚的冰，伙伴们疯了似的在上面打滑擦(溜冰)，或者打拉牛(陀螺)……然而，最令我难忘的，还是破冰捉鱼的情景。

那时候，乡村里的孩子都泼实，不怕冷，往往窗户外面刚泛出些许亮光，就早早地钻出了被窝。然后扯着破嗓子喊上左邻右舍的伙伴，人人还不忘带上小锤、耙齿(作为破冰时的钎子)、篓子、小洋桶，甚至连家中取暖用的炭铲子、炉钩子也偷着拿了出来。当然，大家最想喊上的还是强子。强子的老爹在外面上班，家里很富，刚进腊月，他家就时常飘出缕缕肉香。而那些被强子啃得光溜溜的猪骨头，是捉鱼时再好不过的诱饵。

我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冰面上，阳光暖洋洋地照射下来，光洁平整的冰面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着一张张被冻得有些发紫的脸庞。凭夏日游泳时的经验，我们很快选好一处水深些的点，接着由一人牢牢地攥着耙齿，另一人抡起锤子，要在冰面凿出一个碗口大小的洞。随着锤子的起落，飞溅的冰碴四处乱进，落到脸上凉飕飕的。但因被冰下的鱼儿诱惑

着，伙伴们依然兴致不减。有几次，由于伙伴们站得过于密集，加之长时间地敲打，冰面出现了险情。砸得正起劲的当口，突然听到冰层大面积开裂的“咔嚓”声，大家便纷纷丢下工具，连滚带爬地向四下逃散。

伙伴们轮流上阵，很快便砸开一个洞。将成串的猪骨头放进篓子里，篓子的提手上系着一根长绳，缓缓地放到冰下一米多深的位置，找一块砖头压住露在外面的绳头，便开始耐心等待。

耐不住性子的伙伴，常常守在冰口，时不时地把绳子向上提上几下，众人的责怪声，又迫使他们赶忙放下。这时的鱼儿，虽然近乎冬眠，动作迟缓，但它们在冰下嗅到骨头的腥味，终究还是抵抗不住诱惑，便纷纷游将过来。半个多小时过后，轻轻地将篓子拽出冰面，但见几十条大小不一的鱼儿已成为我们期待的猎物。顿时，伙伴们大呼小叫着庆祝起来，全然忘记了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惨状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上午的时间，就能捉到上百条。在场的伙伴平均分了，人人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兴奋。

乐悠悠地把鱼提回家，母亲便把它们倒进一个大陶盆中，拣小个的抓出来，给我们做汤喝。满满一大锅乳白色的鱼汤，再放上几根青萝卜条，看上去就十分诱人。几大碗下肚，顿觉浑身热乎，头上冒汗。将大个的剁成段，用油炸了，或者煎了，味道非常鲜美，很解馋。

这场景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感到异常温馨。

